

百家類纂

第二十六冊

鬻子 呂覽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雜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湯者爲之則漫矣而無所歸心

隋經籍志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貫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德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鬻子題辭

楚鬻熊撰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
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之
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
道家宋志列于雜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不然熊旣
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事邪或者其
徒名政者之所記與然不可考矣

鬻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八

雜家類纂鬻子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八

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篋簠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

以獄訟者揮鞬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

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術也始終之謂術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呂覽題覽

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
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古
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
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
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
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
後世況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
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
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
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之哉按十二紀本周公書

後儒置於禮記月令目爲呂令者誤也茲不錄錄其可
采者云

百家類纂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上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
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
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
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
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
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
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

百家類纂卷之九
中招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龢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愠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已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也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瞽也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竭也而牛不可行逆

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鞫鞫讀中中大鞫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醢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

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蘄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貴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而爲君也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

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齋愛也知早齋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當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受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

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
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
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
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無氣之
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
集於珠玉與爲精明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
夔大也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
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
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
腫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聾處目則爲瞶爲盲處鼻則爲軌
爲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癰輕水所多禿與

癭人重水所多腫與癰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
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
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
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
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
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于招何益於
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
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先已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
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

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亢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

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三則應物變化濶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無所厚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道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

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生於疾趨也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仕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礮之以石

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勝理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

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凡學

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去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

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
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
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
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
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
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
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
以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
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
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
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
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
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殺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
侈為務故也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
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
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

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炎帝之別號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

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日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鰥先爲樂倡鰥乃偃

浸以其尾鼓

擊也

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

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鼗鼓鐘磬吹苓管塤箎鞀推鐘帝

嚳乃令人抃

兩手相擊曰抃

或鼓鼗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

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

樂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

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

分也

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

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

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

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

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籥九

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

音初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用兵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詈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恃故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禁塞

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

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
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
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
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
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
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
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
幼胎臚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
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
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
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動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
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論威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
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
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
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
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宵宵乎冥冥莫知其情
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

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
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
舉死殍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川之塞則
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
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
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
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鬼形性相離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
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繫木則
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
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
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
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上豈
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
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
齊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鉞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
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也
爲是鬪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
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

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今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爲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及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庾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魯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

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
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
賓墜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
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
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
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
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闔衆與不
能闔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闔衆
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闔雖厮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
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
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
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
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
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
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
闔布也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
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
勝也

愛士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桡人取之見桡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桡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闖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

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

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

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劇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民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自覺而問焉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

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

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塋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拈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也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塋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舉馬衣被戈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葵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僂僂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必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

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狃其所取彌狃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美也行矣穆行之意人知

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

往不當者三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
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
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
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當務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
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
辯者為其出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

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堯有不慈之名舜
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
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
下見六王五伯將殺擊也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楚有
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
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
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刑王聞之乃
不誅孔子曰
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於是具染或醬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法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

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譖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屑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月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鞠也莊躋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遍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應同

類固相招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

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茫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牖矣其智彌牖者其所同彌牖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

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

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爲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旣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

孝行

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此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

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寃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魯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本味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

肉饒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用也凡味之本
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減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
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
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
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
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獸名之唇獐獐之
炙雋鱣鳥名之翠述蕩獸名之擊擊者旄旄牛象獸也之
約美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古卵字沃民所食魚
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鰠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
珠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

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
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瞿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
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
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楊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
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泉水白山之水高泉
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
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
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
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而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義賞

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歸也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穀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

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議論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

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薤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頰廣顏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盪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慎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湏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

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勲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搽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

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帑而著之外帑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

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也樂毅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

君之敗於是以下天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之卒北天下兵
乘之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達子又帥其
餘卒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齊王怒曰若
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
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
失大利者也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
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
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
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爲布衣而不瘁
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
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
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痺也就就乎其不肯自
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
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
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
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綏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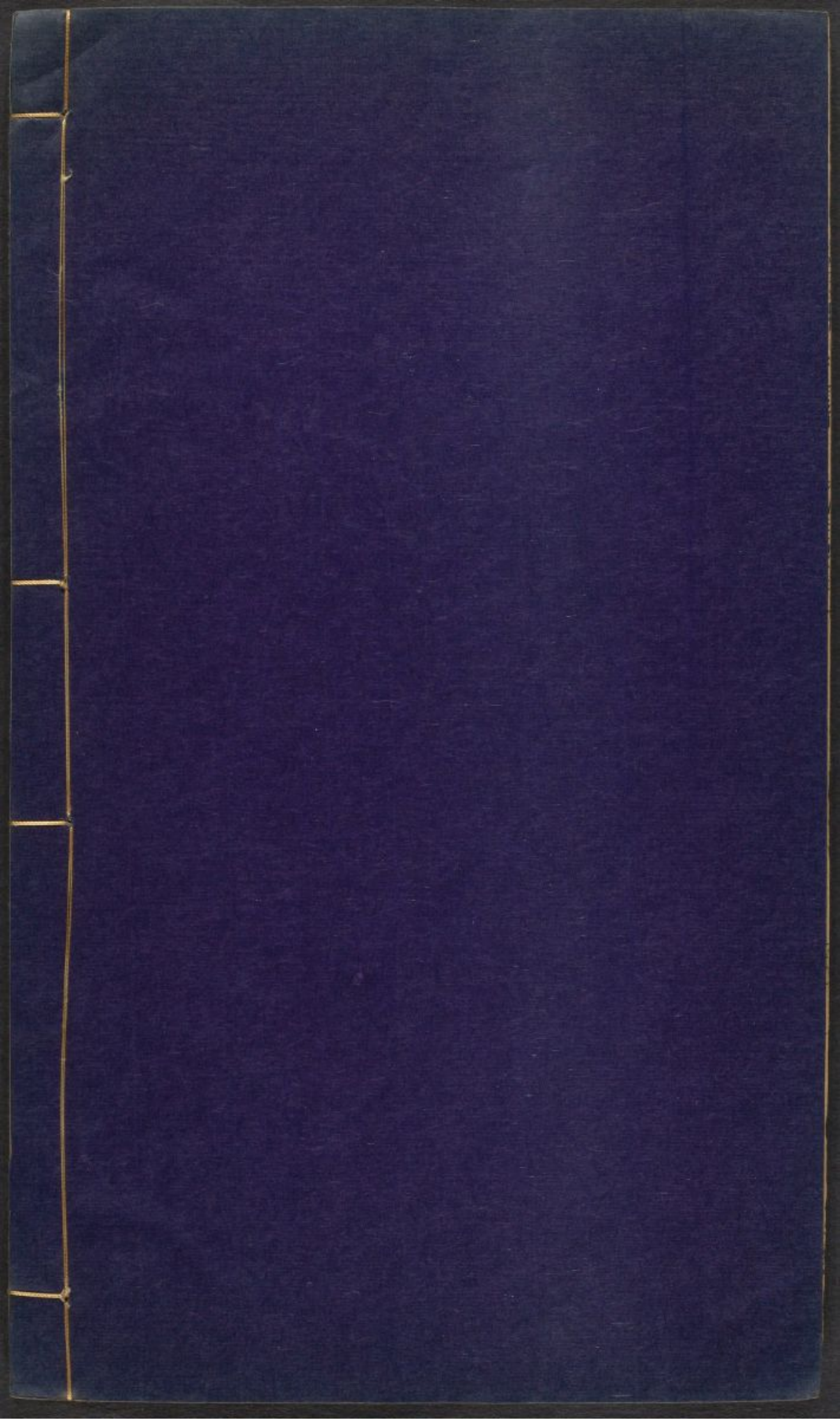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脩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談文侯曰段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
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
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
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
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
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
瑕見衛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呂氏春秋卷上終



T 1060/3135

27

百家類纂

第二十七冊

呂覽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下

察今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張其成

張其成

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錡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騭夫

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水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知接

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瀑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

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其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降也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貴也

樂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

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鞶投之無戾鞶而麇裘投之無郵同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因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

察微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墨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不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去宥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慙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筮昭釐惡之威王好制術數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䟽沈尹華
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
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
人主以爲姦人除開通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
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
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
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
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利也
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
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
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
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
太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
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審分

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
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
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
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
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

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
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
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
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
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
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
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
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
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

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
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充以卑
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
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
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
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

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
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
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

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
範曰唯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
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
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曰
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
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
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
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
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
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
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
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
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故至神逍遙倏
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
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
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
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
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
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

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
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
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

任數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
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耳目心也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
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
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
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
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

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
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
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
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
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
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
甚闕短也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
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
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顛
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

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
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也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主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
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
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
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
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
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
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
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
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
難也

勿躬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

虜一作慮

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

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

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

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懇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

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

百官類纂卷之二十九
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
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人
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
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
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
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
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謂
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
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

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
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
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夫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
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竒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
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
耶爲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
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可爲任人則賢者畢

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騏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騏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力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騏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勢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釣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猷尊其實不猷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櫟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王也者勢也王也

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
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
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
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
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
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
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在
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
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不二

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
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
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
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
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
竭能如出乎一亢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
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
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
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

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
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
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
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
以國爲天下也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
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
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
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
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

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物任而莫不宜當
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
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
吾不君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
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君子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君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
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
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

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
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

精論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
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
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援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
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
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王曰
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
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
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
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
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
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
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
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

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也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

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

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不屈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螟乎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隼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太甚者矣

離俗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縈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

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襄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勢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

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當也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入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

者不可不務求也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

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湏之

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法也也

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

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及馬頰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頰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頰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責也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

敢重爲任而罷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爲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失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

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

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也

貴信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譁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然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

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閭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

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刼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之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璲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刼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

功者豈得中繩哉收溺者濡追逃者趨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恃君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茨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

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
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桓子也醜謂其貪也
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
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赴下風而問曰
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
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
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
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協而耰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
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
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
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
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
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
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
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
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
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
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下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庫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

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平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蠶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

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
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
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
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
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
不得與焉

召類

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
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
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鰲有扈以行其教三

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
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
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
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
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
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犢突出也於前而不直西家之
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主人
也爲鞞鞞也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鞞以食三世
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
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
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

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
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
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
重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
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
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
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
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鮒佐焉孔子
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
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
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
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
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
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
此則病無所留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
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
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
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

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桓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也繼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愷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賴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盡也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哉

驕恣

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
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
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
責於其臣則人主則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
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
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魏
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
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
育矣人民脩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

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
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
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
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
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
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

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君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伐我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

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矣今

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

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滅近也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要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

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

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曰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貴卒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涇猶遲也爲下

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皆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旣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譖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

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土巨本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况彊大之國彊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

真諫

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寧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寧戚毋忘其飫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贊能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

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鳴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之迎祓以燿火釁以犧猋馬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

自知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

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也猶見於顏色任座趨而

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為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左右
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
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
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孤將為首矣周
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
其當之矣

博志

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
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
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

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驥
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
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
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
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用智福者無遂功
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
必反盈則不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生之術
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
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

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
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實行良道一而弗復欲
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
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
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
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
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

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
將教子以秋駕注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受之
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
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
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
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鵲聚
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脩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
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
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
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
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
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證諫如此者國日安主
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
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
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
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

爲之而智日得馬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馬志曰驕惑之
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愧其
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
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
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
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
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
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

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爲晉陽令有請

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
曰譖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
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
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
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此
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
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
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
大乎危者矣

貪

別類

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
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淫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
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淫而乾或焰而淖類固不必可推
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
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間其故對
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
全者也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
則堅且物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
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鍍堅則折劒折且

卷之二十一
錐焉得爲利劔劔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有度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簍非愛簍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

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乎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先王果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
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
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
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
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
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
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
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行日千
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
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

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
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
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
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
之有狐裘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
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
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

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臬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也儀望望毫毛之微而不視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焚官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

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侍君曰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置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

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士容

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腴然不饒若失其一倣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費竭德行尊理而差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容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其年乃得之法也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於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驚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弁歛士所述施也士所弁歛客所述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

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鐘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世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鸛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鸛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

免於鸛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鸛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

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
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
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
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
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
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
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
質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
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
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
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

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
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妻也女不外嫁
以安農也野有五禁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末長
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
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
澤人不敢灰僂繆網罟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
澤非丹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
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山然對師四劫之禁山不殖外林不木
衣不具不殖聚此而林景不殖行置不殖
五禁此未語是不難和不出其萬千未身
然對師禁許非同故景不出崎裏也文不衣教
早與不配齋舉舉不土間不殖好辭然諫燕

